舍頭諫晉曰太子二十八宿經 一名虎耳經　言　思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時賢者阿難明旦著衣持鉢入
城分衛飯食既訖詣中流泉有殃呪
女名曰波機提晉曰志性趣流泉汲
阿難見之便從求飲言唯大姊以水
相惠其女報曰我殃呪家阿難荅曰
唯水相施吾不問殃與不殃女即與
水阿難飲已便捨退還道去不久女
思察之阿難手足顏貌音聲進止行
步慇懃思想與瑕織念心自惟之其
我母者持大神呪令斯仁者為吾夫
聟還白母曰有一沙門名曰阿難沙
門瞿曇之侍者也欲以為夫母能致
乎母荅女曰除衆殁者及離色欲乃
可能耳有斯國王夙夜敬重沙門大
道奉所演命或儻聞之則危我身沙
門瞿曇元有色欲吾曾聞之離情色
者一切衆生無如之何時女白母設
得阿難為夫乃存不者自害母告女
曰汝勿自損今當致來於是女母以

牛屎塗舍中庭因便然火化造屋舍
儲八瓶水示十六兩應而生諸華持

曰汝勿自損今當致来於是女母以

牛屎塗舍中庭因便然火化造屋舍

儲八瓶水亦十六兩應而生諸華持
華轉呪以一千華散于水中並說神
呪而嗷頌曰
阿遮梨 莫摩梨 維摩梨 句鳩摩 鳩
摩闍鄉非頭 閑頭摩遮弥 蹄和陂沙提
秋牟多迦 加耶比舍波摩呼羅閑 抄惕
頭陁提波善者大神 天及揵陁羅 急志
神明其寂暴卒唐突無理
各以威神化阿難來令至此間於時
阿難心思彼女與瓔珞想便出精舍
徃到呪家母遥見之即謂女言瞿曇
弟子巳今至矣便設坐具女尋歡喜
即設坐席於是阿難徃至女舍獨坐
豨泣心自思言我之罪咎重何甚矣
不為世尊之所救濟彼時世尊尋念
阿難以覺意慧壞除殃呪即時頌曰
絺拉 阿周啼著屋拉 舍拉 薩波屋鄉
薩和脩絺拉
令一切安使衆歡悅无瓔寂然除諸
恐懼又離煌灼常獲不動為天見歎
一切吉祥於是至誠所言不虛使阿
難定尒時阿難出殃呪家還歸精舍

女見疑去便語其母何離巳還母答

難定尒時阿難出㘝呪家還歸精舍

女見疑去便語其母阿難已還母荅
女曰沙門瞿曇且救不疑是故壞呪
令不得行女問母曰沙門瞿曇呪力
大耶母曰冣上以奚喻乎其母荅曰
佛天中天道德之力不可稱限假使
三界一切世間所有神呪奇力異術
發意之頃悉令不見安有識者誰能
動乎
於時彼女明旦沐浴修好服飾著寶
瓔珞光曜其身顏色煒燁詣于舍衛
住處門邊須待阿難來必由此路而
往反耳時衆比丘明旦著衣持鉢入
城分衛阿難亦然女遥見心懷喜踊
即隨逐行阿難適住効之便立適進
逐行所詣分衛立守其門時阿難見
進止逐後即懷慙愧速出城還祇樹
給孤獨園便至佛所稽首却坐白世
尊言我行分衛此女進退追逐隨人
入分衛家住守其門唯天中尊安住
見護世尊告曰阿難莫恐勿以為懼
女到礼佛却住一面佛告女曰汝常
追逐阿難何求女白佛言欲為夫主
世尊又問父母聽未唯然大聖宿心

世尊又問父母聽未唯然大聖宿心

之願佛言當令父母面自許之女即
受教繞佛三匝稽首而退歸呼父母
俱至佛所稽首却坐女啓已至佛問
父母聽汝女為阿難婦不白曰唯然
佛言聽者還家自安父母受教稽首
佛足繞尊三匝則歸其家親去未久
世尊告女疾欲得阿難比丘耶唯然
大聖實欲得之佛告女曰着欲得者
法其被服女曰如命時世尊聽除去
其鬚為比丘尼佛即呼曰比丘尼来
便成沙門於是諸佛天中天法審無
所講隨厥所樂歎說布施奉戒上天
愛欲之瑕塵勞諍訟所著之穢具足
說法佛知其意歡然踊躍心無蔭蓋
應面合志為分別說四諦之事苦習
盡道辟如帛繒皎潔无瑕者之于漆
則受好色時比丘尼見法得慧度諸
狐疑不由他信不歸於天永無所畏
成道果實稽首佛足唯願世尊原其
罪釁弊如小兒无權方便求賢阿難
以為夫主自見罪重是故懺悔佛言善
哉比丘尼自見身短改往修来計於
法律有益無損佛大衆故即受汝悔

法律有益無損佛大哀故即受汝悔
佛說是時志性比丘尼漏盡意解舍

衛城内長者梵志聞佛世尊以殃呪
女爲比丘尼即歎驚怪云何殃呪女
爲比丘尼云何處在四輩學中如何
當類梵志大姓尊者豪貴士大夫家
王波私匿聞佛世尊化殃呪女以爲
沙門心亦懷疑便勅嚴駕與无央數
國中長者及諸梵志俱詣精舍欲見
世尊問訊設礼王遥見佛下乘步行
前詣却坐長者梵志礼拜退坐中有
揖者有叉手者說姓字者遥見默然
坐者於時天尊縁王波私匿所懷疑
結知舍衛城長者梵志心之所欲宣
志性女本過世縁便告諸比丘汝寧
欲聞志性比丘尼前世所因如來當
講比丘皆言唯然世尊今正是時唯
爲說元前世本變比丘聞之奉持宣
行普令分布佛言諦聽善思念之比
丘白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時說
言乃往過昔有一土界名曰虛荒周
迊圍繞有樹木花其土有王名曰摩
登與無央數弟子摩登王晋曰有志
其王自識宿命從來知四部經分別

經典知[illegible]論去生[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一歲[illegible]

其王自識宿命從來知四部經分別
經典如厥論法性奉行不失一義彼
舍頭諫經　第六丈　思
摩登王時有太子名舍頭諫晉曰虎
耳端政殊好修誠性眞成一切德威
神遠達多所悅豫色貌第一好如蓮
花博通衆經分別四典時王心念今
吾太子顏貌端政功德具足威曜遠
照衆所不及當為求婦續彼安國於
何迎娶奉戒清淨宜太子妻時有梵
志名弗袈裟服食藥草身有七合合
集草木供事水火及梵天王弗袈裟
有女名曰志性顏貌第一仁德具足
世之希有遵修經道適宜太子
摩登王心自念言弗袈裟者處於異
土父母本末種性佳良言語便聰生
无瑕穢計至七世父母始元具足无
短應順章句了慧且明諷誦三經分
別往古而知四典校計筭術能知天
地災變吉凶設講經書字字曉了無
所不博次第章句无一差違藥草為
食常事水火諸神梵天有一女子端
政殊好女相具足宜我子婦尒時彼
王明旦嚴駕與諸眷屬及衆大將則
發北遊詣東北園名曰蕤桓於是頌曰

舍頭諫經　第七丈　思

發北遊諸東北園名曰蕤桓於是頌曰

若乎樹蔭凉　衆花普茂盛　諸飛鳥悲鳴

如天上伎樂

王到梵志弗袈裟界告諸衆曰且住
待之具教弟子必遊此道時弗袈裟
且起嚴駕乘白車馬與五百衆諸學
志俱出其本土欲化弟子彼王遥見
弗袈裟來如星中月猶日照水猶著
火上益以光耀如嚴妙頻若與祠祀
喩寶在海如高山雪四向普顯猶毗
沙門王在衆鬼神辟大天王在諸天
中喩梵天王與諸梵俱巍巍如斯時
摩登王即往奉迎如法設禮而謂之
曰唯弗袈裟欲有所說願且聽之弗
袈裟曰自非梵志不得言唯何故說
唯摩登王曰我能言唯是故說唯設
不能者亦不發言王謂弗袈裟人有
四事而爲己身并普及衆亦獲利義
救濟衆生令有義便當向仁說御有
一女名曰志性可教太子虎耳之妻
欲得求娉相從而進不諍多少時弗
袈裟聞王說此瞋恚不悅顏色則變
雖猶虎口出惡言咄且凶魅狗吠之
類應說斯耶婆羅門者奉脩淨戒諷

類應說斯耶婆羅門者奉修淨戒諷

誦經典當以適之卿棄捐種非吾之
類反輕我女於是頌曰
有掩愚騃種　何不求汝類　莫慕不可獲
猶令種立水　厥妙紫磨金　不生于真土
設明與冥合　如此有可特　汝為殉呪種
吾是妙生類　尊卑各異路　愚云何令合
卿則與殉呪　吾為主豪姓　尊者不肯與
下賤復結婚　尊者與豪族　修道而結婚
尊者不義從　卑賤結因緣　其有慧具足
嚴修清淨行　種性無瑕穢　梵志度彼岸
演教執經典　諷誦三經本　梵志所可習
次第分別歲　當與此輩俱　梵志結婚姻
尊者不我從　下賤結因緣　莫願不可獲
猶如欲縛風　何謂反與我　結親為婚姻
貧遭諸厄者　世人所棄捐　卿大之方便
不能階此緣
摩登王以偈荅弗袈裟而說頌曰
計土與金俱　比之有奇特　梵志亦如是
具說人種異　猶冥比於明　實有差別起
卿所恃便說　若斯婆羅門　未曾見梵志
遊生於虛空　亦非從地出　不因經典生
梵志皆生胎　殉呪亦猶胎　餘生亦如是
於是有何特　我意諸梵志　亦瑕穢棄捐

於是有何特　我意諸梵志　亦瑕穢棄捐

尊者亦无殊　御見有何特　諸所凶惡事
賊害可憎惡　煞生于人民　皆梵志所興
是諸危害事　皆梵志所立　造作逆惡緣
自謂與福祐　梵志心自念　欲得噉于肉
教人煞祠祀　言牛羊上天　設是法升天
何故諸梵志　不自煞祠祀　及所重親族
可加於父母　兄弟并姊妹　妻息及男女
曷不以斯祠　設與此祠祀　致得上天宮
及使人害命　言死者上天　復用餘祠為
轉當自煞祠　若祠祀究竟　悉當得生天
不可以祠祀　煞牛羊上天　斯非獲上天
何因求緊嚴　諸梵志凶說　緣此行方便
意中欲貪肉　煞祠言應生　吾今當重說
梵志造變應　自云所學習　梵戒有四句
不盜金飲酒　不得犯師婦　无害諸梵志
是為四句法　雖不得盜金　其餘皆无限
若竊取人金　乃為非梵志　但禁不飲酒
其餘悉應服　設有飲酒者　則非婆羅門
不應犯尊婦　餘人皆無違　若犯師妻者
乃非為梵志　不害于道士　得危非梵志
設害于梵志　則非婆羅門　梵志之所說
斯為四句義　其毀此一事　乃非為梵志
不得與共通　弗應會咨講　離祠祀水火

不得與共通 弗應會答講 辭祠祀水火

不得侍供養 今當分別講 梵志所習業
所學術成就 梵志愛瓔纖 彼以十二年
被著驢之皮 執持于五品 飲以鹿頭器
十二歲竟已 乃成為梵志 奉斯法如是
道士法具足 梵志遊路請 布是異道行
所道乃邪徑 難依視如安 然後從此北
有人自謂秦 稱舉已第一 種性為冣上
輕易四方人 謂之為夷狄 纖賊棄捐之
不肯與婚姻 興兵攻擊賊 多憙還自壞
用貢高自是 故為賊所危 處在於邊方
自謂為中國 然後解佛法 乃了人種等
時弗袈裟聞摩登王所說如是默然
窮厄福縮伍頭恚瞋不悅則宣此言
咄且騃物殃害之類汝乃欲持婆羅
門種誦經知義更反輕易辟於嫉魅
凶愚枝黨咄且愚騃計諸國王乃應
至姓聰明有殊知方俗事聚落之法
國市估法道術之法婚姻之事諸婆
羅門有四種婦一曰梵志二曰君子
三曰工師四曰細民是謂為四其君
子家有三種妻一曰君子二曰工師
三曰細民工師有二種婦一曰工師
二曰細民細民有一種妻唯細民耳

二曰細民細民有一種妻唯細民耳

舍頭諫經　妻　思

梵志有四子梵志君子工師細民君
子有三子君子工師細民工師有二
子工師細民細民有一子唯細民耳
厥梵志稱梵天真子從梵天口生君
子胷生工師齊生細民足生梵天化
造一切世間及形類斯以吾等梵天
尊子君子第二工師第三細民第四
汝不應入四種之類況自稱譽比丘
種乎咄且愚宂汝之所計不能辨之
時摩登王即以義偈荅弗袈裟而頌曰

計身手足皆骨肉　脅肋脊違乃成人
如斯思之有何恃　猶此觀之無四種
設使豪羸老特異　卿則從意講宣之
吾謂尊卑无差特　吾故則荷無四種
於是不應有瑕穢　卿辭本末則倒錯
聞我所言和等順　父子同體乃應理
如卿所說違不和　當為汝講善順義
聞吾之言奉行法　修順經典為尊者

摩登王曰婆羅門且聽我所言卿梵
天王有一身耳其從生者則為一種
卿言一體吾等亦同所以者何汝謂
梵天化作世間一切衆生今說四種
之義梵志君子工師細民假使梵志
奇特者仁當分別有若干形體性各

之義梵志君子工師細民假使梵志
奇特者仁當分別有若干形體性各
異顏色當別類貌當差居止卧起孔
竅多少飲食所出則不同矣胞胎亦
然譬如飛鳥有若干種一曰卵生二
曰胎生三曰濕生四曰化生是為種
類者現有差別色像大小所處飲食
因生不同計人一等無有若干是諸
樹木名曰安波㮈桃李枳棗栗杏
柰櫻桃胡桃龍目荔枝梨蒲桃根
莖枝節花實各別計一切人而無異
是諸樹木名曰優曇鉢和叉尼拘類
松栢五木梧桐合歡諸菜斛遠槐樹
大㮈澤㮈根莖枝葉華實不同人而
无異此地諸華名曰甚鮮思妃須門
昌蒲百合葵花紫花百葉酸斯如是
之等若干種花其色形類生處不同
一切人民無有若干又水中花名一
曰青蓮芙蓉莖蓮花色青紅黃白各
各有香是之不同一切人民無有若
干假喻說之譬如有人母生四子各
為作字一曰悅樂二曰无憂三曰壽
孝四曰百年其母之願欲令欣樂常
得安樂其无憂者常無所感其壽孝

得安樂其无憂者常無所感其壽考
者常獲長生其百年者使滿百年諸
舍頭諫經　第十三丈　思
子名異生不一時父為因緣母懷胞
胎同一父母人不可言異家之子梵
志君子工師細民計本如是方俗言
耳一切一種等無有異唯聽以女適
吾太子帝耳為妻恣意求娉則進不
違時弗袈裟問摩登王卿於四典力
經名聞諸經平等章句裸形諸經如
是等類斯為四典又仁者曾安先聖
之文安加神呪所有形呪自在之呪
鳥狩諸呪能相安不占別吉凶水旱
潦穀米貴賤疾病安隱國土傾危知
飛鳥語又何明德能別知之日月道
徑風雨得失彗星出時別應其方山
崩地動雷電色變及諸須臾衆恠之
患悉了是未又仁頗學顯隆祠祀占
召鬼神及世理經難逝人經分別義
經通才辯未摩登王曰唯弗袈裟吾
悉達了又踰起斯仁者自謂我於諸
呪具足庚我當如法次第演之昔者
天地始無初時未有異号无有梵志
君子工師細民之名也一切同等而
不可別尒時人民各悉相類各治田
舍頭諫經　第十四丈　思

不可別尒時人民各患相頻各治田

種嚴治粳米因号其人名曰剎利剎利
剎者五神農種也一曰君子時復有
人猒憂惱病便入空閑造作草屋於
下坐禪明且入城聚落分衛時人見
之各心念言是等難值避于世俗患
猒憂惱閑居思道一心專精喜施與
之志在於外是故名曰婆羅門也時
復有人各習伎巧超異之術多所成
就是故名曰為工師種時復有人以
細碎民之種是故世閒便有四種然
後久久北方有人名曰為秦各各變
姓張王李趙董以牛馬鐵虫鷄狗之
屬隨形作姓數數喜變如是計之不
可稱數察於本起無有若干但方俗
語乃往古世有一婦人行在異路曠
野屏處破壞車轂衆人言因是故世
間得因呪種復有人名鬚編結鬚子
孫相承是故世間有編鬚種有人棄
家除去鬚髮是故世間有異道沙門
鉢披衹鉢披衹者晉言棄家唯婆羅
門我當為卿說世所興梵天則尊開
化天帝以學道術天帝者化阿梨念
俱曇阿梨念俱曇者教化白英仙士
白英仙士者教導嚴淨知仙士嚴淨

俱曇阿梨念俱曇者教化白英仙士
白英仙士者教導嚴淨知仙士嚴淨
知仙士分別經典復有梵志姓曰熾
盛為造鳥書出有欲姓所乘有受計
彼行信惠施本末今現分明有婆羅
門名曰無施其彼梵志子孫眷屬皆
姓無施以一種姓分為百一有梵志
名所有其彼一切子孫眷屬号曰所
有以一姓分為二十五今現分明有
婆羅門名曰所欲計其子孫眷屬支
黨皆姓号所欲其烏種者以一種姓
分為一千有婆羅門名曰於是皆梵
志種以一種姓變為千一百三十六
今我觀見種姓所與若干種變諸婆
羅門本所由姓今現分明皆可知之
名曰所欲又分別欲觀此章句有何
奇特以故我說所謂梵志君子工師
細民方俗語耳計卷一種等無有異
聽以仁女與吾太子得為夫婦恣意
求娉不諍多少弗袈裟默然無言王
見如是復為重說婆羅門意設有是
念非吾等類莫作斯觀所以者何我
子奉戒智慧明達於世為上衆德具
足假使心懷諸有祠祀馬祠人祠平

足假使心壊諸有祠祀馬祠人祠平
等之祠及黄金祠欲令生天不冝斯

觀所以者何彼多煞害含血之類非
上天行吾當為汝說上天之法弗袈
裟問曰何謂王荅偈曰
賢者守慎戒行之有三安名聞致利養
然後得生天
王曰前世所可祠祀人馬祠祀諸造
祭醊有所愛獲學術求欲後當来世
諸可祠祀加以人馬皆為无利損耗
裟耳則遇大患破敗之禍我言至誠
當與仁家共結婚姻然後上天所以
者何奉持法者不見譏增計世間人
本有八母平等大姊梵志之女世有
若兹戒聞見慧以為節度且聽八母
一曰為天二曰布施阿須神三曰所
樂四曰伊羅五曰離吼鳥狩母六曰
善味為親龍母七曰善樂為金鳥母
八曰大迦葉母世人心所樂吾計有
七何謂為七一曰俱曇二曰言辞三
曰好叉四曰倶夷五曰迦葉六曰宿
止七曰揩綏是為七姓一一各别分
為七七七是以知之所謂梵志君子工
師細民方俗言耳計皆一種等無有

師細民方俗言耳計皆一種等無有

異唯以仁女為吾太子所欲求娉不
諍多少弗袈裟聞之默然其摩登王
見弗袈裟无辭加報則說頌曰
人猶如所種　獲果亦若斯　且觀如七種
吾仁而無時　不用无異故　所作生別疑
梵志則無殊　這等无差特　不以自稱譽
具足成尊豪　因從精氣生　計胞胎一等
吾說四種一　仁講揚邪法　以姉欲為婦
是義不相應　設使是世間　梵志之所生
細民意何趣　假使梵天生　安得為夫婦
梵志安得妻　君子自取耶　工師鄁得婦
梵天不生人　因緣愛欲生　若得貴賤者
隨行之所致　世人不能明　其君子梵志
及工師細民　悉是方俗語　力經名聞經
平等典章句　如是佛形經　所興為無益
吾等所諷誦　神呪歎詠持　名國旋還反
覆盖于女色　鬼神諸異呪　及餘自在呪
一切有威光　道術所教化　吾等亦有學
獲成大神足　仙名明珠光　宿止大神通
以得道飛行　何為以呪熇
又學梵志道　号師子順迹　有名香山神
仙呪之所生　庚諸呪無極　亦非梵志子
何謂婆羅門

何謂婆羅門

曾有梵志仙 号取異道士 迦惟之所生
度諸呪無極 亦非梵志子 何謂婆羅門
開門之仙子 有名曰魚息 從魚生所生
勇猛曉世典 亦非梵志子 何謂婆羅門
君子有所致 生垂婆羅門 黠慧無不了
解一切經法 亦非梵志子 何謂婆羅門
如是行大明 豪威修大業 黠慧多得道
為世仙人師 亦非梵志子 何謂婆羅門
君子有梵志 世人所名耳 工師及細民
亦是方俗語

其摩登王謂弗袈裟是故我言所謂
君子梵志工師細民皆方俗矣悲為
一種無有若干宜以仁女與吾太子
使為夫婦恣意求娉不諍多少時弗
袈裟聞說如是則逆問曰仁何種性
荅曰於是其所因乎荅曰從水本造
何行荅曰賦頌於是幾種荅曰三種
何謂為三荅曰宿止曷所養育曷去
淨行曰謂次有次有為幾荅曰六何
謂為六一曰好平頭二曰所乘三曰
卧寐四曰善動五曰赤色六曰八兵
是謂六親又問何由謂度為秋仁者
頗學諸宿變乎荅曰學之何謂荅曰

頗學諸宿變乎荅曰學之何謂荅曰

一曰名稱二曰長育三曰廣首四曰
生養五曰增財六曰熾盛七曰不覲
八曰土地九曰前德十曰北德十一
曰象十二曰乘晝十三曰善元十四
曰善格十五曰悅可十六曰尊長十
七曰根元十八曰前魚十九曰北魚
二十曰元客二十一曰耳聰二十二曰
貪財二十三曰百毒二十四曰前賢
迹二十五曰北賢迹二十六曰流灌
二十七曰馬師二十八曰長息是為
二十八宿又問一一宿為有幾星形
貌何類有幾須臾何所服食姓為何
乎主何天乎摩登王曰厥名稱宿有
六要星其形像加晝夜周行三十須
臾而侍從矣以酪為食主乎火天姓
号居火其長養宿有五要星其形如
車行四十五須臾而侍從矣牛肉為
食主有信天姓号俱曇鹿首宿者有
三要星形類鹿頭行三十須臾而侍
從矣鹿肉為食主善志天姓号長育
生養宿者有一要星其形類貪光色
則黄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生酪為
食主音響天姓号宿取增財宿者有

食主音響天姓号宿取增財宿者有

三要星其形對立行四十五須臾而
侍從矣醍醐為食主過去天名為枋
出其熾盛宿者有三要星形像鉤尺
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蜜餳為食主
舍天神姓烏和若不覲宿者有五要
星形如曲鉤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
干魚為食主醍醐天姓曰慈氏是為
七宿屬于東方土地宿者有五要星
其形之類猶如曲河行三十須臾而
侍從矣食油粳米主于父天姓号邊
垂前德宿者有三要星南北對立行
三十須臾而侍從矣李果為食主於
善天姓号俱曇北德宿者有二要星
南北對立行三十五須臾而侍從矣
以豆為食主種殖天姓号十里其像
宿者有五要星其形類像行三十須
臾而侍從矣燕子為食主臥寐天姓
曰迦葉采盡宿者有一要星形貪色
黃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主細滑天
姓伊羅所乘善元宿者有一要星形
貪色黃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以果
為食主于風天姓善所乘善掐宿者
有二要星形像牛角行四十五須臾

有二要星形像牛角行四十五須臾
而侍從矣油花為食主伊羅天姓曰

巳彼是為七星屬于南方尊長宿者
有三要星其形類麦邊小中大行十
五須臾而侍從矣粳米為食主因帝
天姓長所乘根元宿者有三要星其
形類鍋俓頭擧尾行三十須臾而侍
從矣食于根果主遅梨提天姓号所
乘前魚宿者有四要星其形類象南
廣北狹屋杓類樹皮師為食行十五
須臾而侍從矣主於水天姓財所乘
北魚宿者有四要星其形類象南廣
北狹行四十五須臾而侍從矣以蜜
餳為食主種殖天姓向所作无容宿
者有三要星其形所類如牛頭步行
六須臾而侍從矣以風為食主于梵
天姓梵所乘沙椅宿者一日耳聰有
三要星其形類麦邊小中大行三十
須臾而侍從矣鳥肉為食主種殖天
是為七宿屬于西方貪財宿者有四
要星其形像調脱之珠行三十須臾
而侍從矣食早豆羹主居窱天姓曰
造眼百毒宿者有一要星形貟色黄
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以粥為食主

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以粥為食主

養育天姓乘魅前賢迹宿者有二要
星相遠對立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
餅肉為食主人是天姓生耳北賢迹
宿有二要星相遠對立行三十五須
臾而侍從矣以牛肉為食主於米天
姓不流灌宿有一要星形負色黄行
三十須臾而侍從矣庶麋為食主富
沙天姓曰妙華馬師宿者有三要星
形類馬案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食
魚麦飯主香神天姓為馬師長息宿
者有五要星其五要星其形類軻行
三十須臾而侍從矣以麋為食主于
炎天姓号曰佳是為七宿屬于北方
摩登王白芾袈裟是為二十八宿六
宿行四十五須臾而侍從矣謂長育
增財北德善格北魚北賢迹是為六
宿其五宿者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
謂生養前魚善元尊長百毒是為五
宿其一宿者行六須臾而侍從矣謂
無客宿其餘宿者皆三十須臾而侍
從矣厥東方宿名稱在前前魚在後南
方宿者土地在前善格在後西方宿
者北魚在前耳聰在後北方宿者貪

者北魚在前耳聡在後北方宿者貪

舍頭諫經　第芙　思

財在前長息在後是為二十八宿四
宿姓輕前魚賢迹善元是為四三宿
弊惡生養長育不覲是為三四宿行
思北魚北徳賢迹長息是為四五宿
柔軟耳聡貪財百毒尊長根元是則
為五四宿治業象宿采畫流灌无客
是則為四其四宿者主急疾事名稱
鹿首熾盛馬師是則為四此二十八
宿三宿在前而御導行宿在前行月
則在後是謂導御何謂為三流灌馬
師前賢又十二宿而侍從矣善元善
挌悦可尊長根元前魚後魚耳聡貪
財前賢迹北賢迹无客是為十二與
月侶行有十二宿名稱長育鹿首生
養増財熾盛不覲土地前徳象宿是
為十二皆有所主七宿主現柱有所
娩變何謂為七清帛主舍恣力是木
水主火火主藥藥閑寂阿須倫是别
七宿弗袈裟又問宿在世間云何轉
行安和晝夜去何得長如何短摩登
王曰冬時十二月八日夜有十八須
曳晝日這有十二須曳春四月八日
晝日有十八須曳耳夜有十二須曳

舍頭諫經　第芙　思

晝日有十八須臾耳夜有十二須臾

計夏七月當其八日晝十五須臾夜
亦十五須臾也又問何所是節何所
是限何所須臾摩登王曰辟如有人
切三尺縷不長不短是号為節計六
十節名之曰限計二十限名曰須臾
如斯計之晝夜流過又三十須臾又
問是諸須臾名曰何等荅曰日初出
時人自度影九丈六尺其彼須臾名
曰為四六尺影須臾名曰為勝一丈
二尺其影須臾名曰富樂六尺須臾
影名曰臥首五尺影須臾名曰富安
四尺影須臾名曰離樂三尺影須臾
名曰等善面日中須臾名曰金鬪中
後須臾名曰犁呵四尺影須臾名曰
强力五尺影須臾名曰得勝六尺影
須臾名曰皆實一丈二尺須臾名曰
治業六丈須臾名曰善仁初日入須
臾九丈六尺影名曰㝡猗而懷恐懼
今吾當說向夜須臾日没須臾名曰
凶弊第二須臾名曰妙女次名家英
次名憂合次名無底次名驢鳴次名
惡鬼夜半須臾名曰阿摩過半須臾
名曰梵矣次名釆晝次名無懷次名

名曰梵矣次名未盡次名無懷次名
棄意次名安樂次名曰火次名種火
是要晝夜則而計有三十須臾

摩登王曰且復聽吾為仁分別十五
晌名曰為卒二十卒則為一時三十
時名曰須臾三十須臾為晝夜三十
日為一月計十二月為一年合集一
年宿夜明晌一億百六十万五十是
為分別時節數
摩登王曰梵志且聽由旬里數七微
為阿耨七阿耨為一窓中塵窓中七
塵為一兎上一塵兎上七塵為羊上
一塵羊上七塵為牛上一塵牛上七
塵乃為一蟣七蟣乃為一虱七虱
為一麦七麦為一指節十二指節為
一尺二尺為一肘四肘為長弓千弓
為一聲三十里為一由旬三十一億
千六百億十四億五十億一万二千
微合為一由旬是為分別里數本末
摩登王曰分別稱三兩半為一段此
摩竭國所計稱量一段本微八億四
百七十万七千八十微為一披羅今
復且聽分別諸味藾十二斤為計摩
竭國則為一斗七十斤蜜為一斗其

竭國則為一升七十斤蠻為一升其

一升微凡二百三億二百九十七万
四千七百二十微為一大升是稱計
味且聽分別穀米十斤為摩竭國一
升耳計升本微百二十八億二百二
十六万一千五百三十微為一升是
為分別米穀本微
弗袈裟王又問仁君頗學了星宿乎
荅曰了之耳又問何謂分別星宿乎
時王荅曰名稱宿日生名聞遠達長
育宿日生則富難極庚首宿日生憙
鬪諍訟生養宿日生多有飲食增財
宿日生憙佃作犁種熾盛宿日生奉
護禁戒不覲宿日生放逸多欲土地
宿日生得大豪貴前德宿日生薄祿
短命北德宿日生性遵修齋戒護於
正法願生善處象宿日生性憙盜竊
釆畫宿日生憙自莊嚴伎樂歌儛善
元宿日生亦復薄命又工計校書善
格宿日生身屬縣官若作吏卒悦可
宿日生憙行估作販賣求利尊長宿
日生亦復短命少于財業根元宿日
生又多子生名德遠聞前魚宿日生
樂在閑居獨行獲定北魚宿日生工

樂在閑居獨行獲定北魚宿日生工

便乘騎通利五兵无客宿日生幼有
名稱勇猛難及耳聰宿日生為國王
家所見恭敬貪財宿日生剛强難化
憔瘦自用不知羞慙百毒宿日生憙
行醫藥符呪之術若幻蠱道前賢迹
宿日生憙作賊兇刼掠无辜北賢迹
宿日生憙于伎樂工鼓五音流灌宿
日生多作船師馬師宿日生常樂牧
馬長息宿日生憙作屠兇斯為分別
諸宿本末

弗袈裟又問摩登王仁君能知安處
土地星宿應乎荅曰頗學又問何謂
則頌偈曰

名稱曰所立　其城則巍巍　多有衆珍寶
然後火所燒　長育宿所興　多積諸財物
有聡明之慧　好布施奉戒　康首所立城
多女人牛財　花服衆飲食　這盛不久散
生養宿所立　多飲食財寶　其國人弊惡
愚癡无智慧　增財宿所立　城盛光巍巍
財米穀興盛　這豊便壞滅　熾盛宿所立
其城而德高　財穀豊憙祠　飲食多無味
不覩宿所立　多窮喜鬪變　居苦見棄捐
人民處如是　土地宿所立　高明有大財

人民處如是 土地宿所立 高明有大財

已將養其妻 有所歸祠祀 前德宿所立
女人憙花飾 香熏諸財寶 所成意如斯
北德宿所立 多有珍寶穀 男冥為女伏
城所倚謂然 象宿所立城 弊子有大財
憙貪他人物 彼土人若此 釆畫宿所立
女敢勝寶豊 常女樂第一 然後火所災
善元宿所立 財業普熾盛 人弊惡騃宂
性多似驢馬 善格宿所立 厥城德巍巍
人多憙祠祀 然後兵所壞 悅可宿所立
伏根奉法禁 自將護其妻 隨時祠無失
尊長宿所立 珍琦多財寶 博學問經典
日日增進信 根元宿所立 土多珍寶物
人熾盛難當 為兩土所壞 前魚宿所立
豊富饒財穀 人慳貪兇暴 還歸于愚騃
北魚宿所立 財業五穀盛 人明醫道術
志性常鬪諍 耳聰宿所立 財穀普具足
人安隱少病 然為病所壞 貪財宿所立
土人為女伏 多有花綵服 棄除恩愛業
无客宿所立 其城常難勝 人勇猛熾盛
威耀常巍巍 百毒宿所立 土人多蔽冥
憙婬女酒色 後為水所災 前賢迹所立
人財業諧偶 騃弊犯他妻 憙闇冥貢高
北賢迹所立 日日常有益 財米穀豊盛

北賢迹所立 日日常有益 財米穀豐盛

布施意奉戒 流灌宿所立 土人好莊嚴
餝駝馳驢騾 多財米穀豐 馬師宿所立
土地甚熾盛 人興安無患 端政姝顏色
長息宿所立 土窮匱憙鬪 其厄毀失戒
憂土為若斯
欲立國城及屋宅 當察星宿及時節
護是吉祥及興立 吾前世時學如斯

摩登王謂弗袈裟曰是為分別諸宿本末梵志又問仁頗復學雨宿不乎荅曰達矣唯且解說雨之得失摩登王曰名稱宿日五月始雨九斛之時至于十日六月七月亦復如是多所茂盛五穀豐熟秋冬少水當時火種自然燒之

長育宿日五月初雨墮三斛一升半高佃為旱下佃得收米穀不登時有二疾一曰眼疾二曰腹痛盜賊興盛鹿首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升五穀豐熟國君藏伏兵刃不設諸國安隱無窮厄者生養宿日五月初雨墮二斛七升高佃不收下佃茂盛當豫脩儲所以者何多諸盜賊時諸國王興師起兵則有四疾一曰欬病二曰

興師起兵則有四疾一曰欬病二曰

上氣三曰風痒四曰熱病多害小兒
增財宿日五月初雨墮十三斛又加
五升從五月至八月止諸國王皆藏
兵仗恚有慈心不加賊害
熾盛宿日五月初雨墮四斛八升高
佃不滋下佃茂盛諸異道人恚共鬪
諍象虎暴害無覩宿日五月初雨墮
三斛一斗十五升若有知者不稅高佃
當耕下佃風雨不時國王懷毒都不
和穆時雖淋雨五穀豐登夫妻不穆
數喜鬪諍
上地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升當
歳淋雨五穀熟成時女人飛鳥羊畜
漸有傷胎人多死亡
前德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升五
穀茂盛其歳雖奴遠方賊來逼迫厭
土令不得安飮食自恣人畜胞胎永
無患難
北德宿日五月初雨墮十二斛九斗
一升五穀熾盛諸國下兵刃刃不設
人民安隱無窮匱者諸梵志恚共鬪諍
象宿日五月初雨墮七斛三㪷五升
然後便止其歳不登五穀不豐人民

然後便止其歲不登五穀不豐人民

飢饉
柔晝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㪷五
穀成熟時諸國下兵去仗刀刃不設
安隱無他
善元宿日五月初雨墮三斛一㪷五
外多有諸風時盜賊興
善格宿日五月初雨墮十二斛當歲
淋雨五穀滋茂諸國强盛則有火灾
衆象死亡
悅可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矣時諸
五穀皆當熟成親友强健
尊長宿日五月初雨墮二斛四㪷不
當復佃所以者何所種不生多害小
兒外賊暴来有所損耗
根元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㪷五
穀豐登盜賊强盛時有三病一曰咽
痛二曰脊痛三曰眼疾花實滋茂時
諸國王下諸兵仗永無所設
前魚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㪷五
穀滋茂六七月中當有大水則興二
病一曰眼痛二曰腹痛
北魚宿日五月初雨墮十五斛不宜
下佃當修高田天大淋雨諸河漏溢

下佃當佃高田天大淋雨諸河濫溢

含頭詞缺　葉廿五丈　思

則有水災瀃壞下田高田獨茂時有
三病一曰咽疾二曰齊痛三曰風痒
耳聡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㪷天
雨徃反五穀熟成水居諸龍鬼神會
狩普遭災害疫氣隆行時諸國興師
起兵
貪財宿日五月初雨墮七斛六㪷五
廾彼天雨時不多不少下田得収高
田薄入則有一疾謂瘡夷病當諸國
王修治兵仗
百毒宿日五月初雨墮二斛四㪷下
田當脩高田不耕米穀不登彼時人
民怖懅不安抱子驚走
前賢迹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㪷
先五月一日旱後有大水災害五穀
及諸花實當淋雨時怨賊興盛則有
二病一曰心痛二曰熱病羣臣不和
象畜死云
北賢迹宿日五月初雨墮十五斛下
田不収高田滋茂大水流行瀃破城
郭及危聚落時有四病一曰欬二曰
熱病三曰疱面色萎黄熱四曰眼病
多害小兒象畜死云華實皆茂盛

含頭詞缺　葉卅三丈　思

流灌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五㪷此

多害小兒象畜死亡華實皆茂盛

舍頭諫經　第卅三丈　恩

流灌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五㪷此
雖淋雨五穀豊登家室和穆及親知
識飲食相娛諸國下兵布恩施德星
宿順行
馬師宿日五月初雨墮七斛二㪷先
月增旱後復值旱下田多収高田不
成大麦小麦禾粟皆熟稻穬不滋諸
國勇猛修兵自嚴怨賊强盛
長息宿日五月初雨墮十五斛下田
不茂高田不成米穀貴人民死亡諸
國興兵轉共鬪諍子孫怨懼
摩登王荅弗袈裟曰是為諸宿雨之
變今當復說二十八宿各有所主名
稱宿者主加隣國及摩竭國長育宿
者普照天下處首宿者主卑提國生
養宿者主弗吒國及諸梵志增財宿
者主金寶家熾盛宿者普主秦地不
覲宿者主雨雪龍王土地宿者主諸
織作前德宿者主諸盜賊北德宿者
主阿槃提國其象宿者主修羅國柔
晝宿者主野人飛鳥善元宿者主化
仙道專精攝意善格宿者主幻盡道
悅可宿者主行道人車乘莊物尊長

舍頭諫經　第卅四丈　恩

悅可宿者主行道人車乘莊物尊長

宿者主諸守門根元宿者主步行人
前魚宿者主月支國无客宿者主一
切南國及多波洹小國脂羅鄉小國
安加摩竭國貪財宿者主枸留國及
服闍國百毒宿者主諸藥草及外異
道前賢迹宿者主大秦國北賢迹宿
者主健沓惒流灌宿者主將胎馬師
宿者主諸牧馬長息宿者主諸粟散
國當為二十八宿說娆乱之變其名
稱宿若遭厄者加陵摩竭國國則不
安諸宿皆然所可主國厭宿這動彼
國遭患是為分別諸宿所主
弗袈裟又問摩登王曰仁者學除罪
律也荅曰以達又問除罪為有變字
變節句王荅曰除罪句者有二十四
字計節有三其句其四又問何謂荅
曰當為鄉說除罪律元昔有仙人名
曰宿止得五神通極大變化名多連
女曰黃色宿止仙人與環織心則失
神足離于禪定便自恚猒惡行反逆
尒時說是除罪之律著趾熟荷所為
以然結還自縛我有是失神足是斷
截為解脫是為梵志除罪之律當復

截為解脫是為梵志除罪之律當復

為仁分別說義又問何謂答曰在林
樹止暾諸果蓏深入一樂彼尊敬天
常行德施供給飲食隨一切人之所
欲樂是為君子除罪之律復為仁說
除罪之律問曰何謂時王答曰大種
釆色大家之女因是之無生工巧人
壞諸釆色是為工師除罪之律人在
世間以欲第一設不斷欲則有殃罪
是故仁者當斷斷著便入甘露得生
梵天
摩登王謂弗袈裟是為悔過除罪之
律梵等句天所分別說住平等覺患
勸助之吾有自在得解神通憶念過
去無數世乃昔尒時宿止仙人五通
達者則我身是吾外父女名曰赤色
身與欲意則失神通吾於彼世憎猒
惡行尋便說除罪之律令故為仁分
別說之君子梵志王師細民方俗語
耳唯以女子與吾太子恣意求娉不
諍多少時弗袈裟聞說是語時以偈
讃摩登王曰
仁為長仁尊 仁者無等倫 討天上人間
仁為梵博聞 今以志性女 與太子為妻
遣共結婚姻 遣[illegible]會合去

仁為梵傅聞今以志性女與太子為妻

隨共結誓姻　隨世習俗法

彼時梵志弗袈裟諸弟子衆舉聲呼

怨白師曰和上勿得現有三違清淨

梵志何緣乃與殃害咒家共結誓姻

即以誤矣衆學笑人時弗袈裟告諸

學志以義呵諫摩登王所言至誠無

有一異今以女與太子為妻

尒時弗袈裟謂摩登王曰梵等句王

說四大身仁且聽之荅曰便說時弗

袈裟則講頌曰

其頭方千金　厥腹喻虛空　兩脚比太山

足方辟于地　兩目為日月　體毛如樹木

身前如巨海　溺下則江河　涕淚辟天雨

是為等梵王　天尊之所說　百脉辟万川

彼時摩登王報弗袈裟以偈頌曰

本因父母由罪福　貪習愛欲相娛樂

二緣合會成胞胎　人未曾有自然生

因緣合會成胞胎　初未見人從風出

況于梵志師細民　此人民者方俗語

一切見有僂一盲　顛倒愚癡瘖瘂疾

黑色萎黃及白癩　一切各各異不同

體皆骨肉及皮爪　俱有苦樂成我溺

其根顏貌無有異　是故我說無四種

八名聞通次分別　其摩登王為解說

其根穢貌無有異　是故我說無四種

大名聞通次分別　其摩登王為解說
彼弗袈裟梵志言　從摩登王受奉行
仁者則梵為天帝　白英微淨智上人
則為講說四部經　仁是宿止大仙聞
仁之慧寂以有勝　仁了一切諸經典
尊微妙行無所乏　於世人間尊復尊
今與人安太子妻　戒禁端政德具足
虎耳賢者志性安　兩共相樂吾悅耳
於是梵志踊躍喜　則取金瓶盛澡水
自挺女手授與之　為虎耳賢太子妻
則摩登王心踊躍　尋則成立為婚姻
便還本土如龍神　即在國土治正法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在彼摩登王
不則我身是虎耳太子阿難是弗袈
裟王女則志性比丘尼是彼本宿命
時情慾恩愛于今未斷故見阿難進
止逐之所詣家乞輒守其門於是世
尊思斯緣故便數頌曰
由本宿命習　今現在身斯　緣此生恩好
如蓮花依水
佛告諸比丘是故當學四諦之法數
數思惟樂經願法令不失意靜修寂
然譬如有人頭上火然而還自燒其

人其意欲成後來學四聖諦念下

然辟如有人頭上火然而還自燒其
人甚急欲滅疑然學四聖諦念念亦
然奉行精進無得懈怠何謂為四苦
諦習諦盡諦道諦常當願樂修行莫
猒分別義趣因是得度佛說是經時
舍衛城中無數梵志及諸長者遠塵
離垢諸得法眼生不可計數諸比丘
衆得無起餘漏盡意解佛說如是王
波私匿心懷喜踊梵志長者及諸比
丘為佛作礼

舍頭諫晉曰太子二十八宿經